

上海文史資料
選輯

第五十二輯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K230.6
2130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

书号 11074·662 定价 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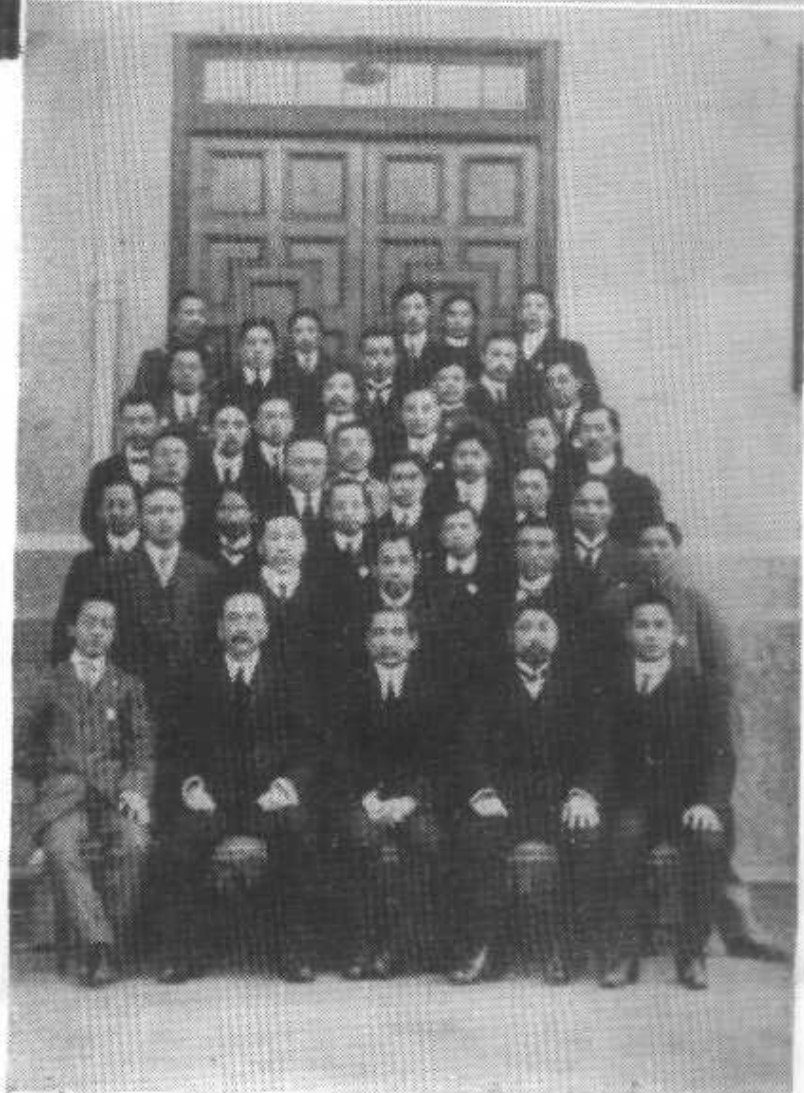


(左上)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总统府



(右上)一九一二年孙中山与总统府
职员在一起

(右下)一九一二年孙中山与各部总
次长合影





(左上)邵力和女伟真一九二九年
在南京汤山合影

(右上)邵力和孙子及外孙女一九
六二年在北京合影

(右下)陈驹声教授在工作

目 录

瞿秋白与俞颂华.....	俞湘文 葛思恩(1)
记上海地下党创办的特殊商行	
.....	吴雪之 项克方 麦文澜 缪蔚君(9)
回忆苏南敌后整风学习.....	范征夫(15)
三渡油坊头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一次战斗	沈 诒(26)
华东军邮始末.....	任兆祥(33)
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见闻.....	田 恒遗作(39)
我的父亲邵力子和我们的家.....	邵伟真(49)
国民党上海首届民选区长内幕.....	潘介眉(57)
八一三抗战中中国海军作战片段	
.....	陈 惠 魏振基 梁魁庭 张君然(62)
为七君子案辩护的回忆.....	汪葆楫(66)
冈村宁次宣告无罪的内幕.....	潘巡惠(74)
陈公博出逃及伏法经过.....	蒋光佩(79)
北洋大学琐记.....	荣毓瑛(88)
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驹声.....	闻 泗(98)

上海《正言报》始末……………梁酉廷 潘湛钧(108)

我在招商局迎接解放的经过……………胡时渊(117)

解放前上海的物品交易所和茶会市场……梁志高 张弘任(127)

记鸿翔时装公司……………顾元鹏 周纪芳(140)

回忆沪太长途汽车公司……………项仲川(149)

大中砖瓦厂简史……………朱桓铭(156)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至第五十二辑总目录……(167)

瞿秋白与俞颂华

俞湘文 葛思恩*

一九二〇年十月，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派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赴苏俄采访，这是我国报纸最早派往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们三人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自北京出发，途中走走停停，历时三个多月，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莫斯科。接着，从一月到五月，他们在莫斯科参观访问，写了大量通讯报道，五月初还一起访问了彼得格勒。俞颂华通晓英语、日语，但未学过俄语，故在苏俄各地，均与瞿秋白、李仲武一起采访，并由他们翻译。在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一九二一年五月，俞颂华离苏俄去德国，任《晨报》与《时事新报》驻柏林记者，与瞿秋白仍常通信。本文仅就我们所知，叙述他们当年共同活动的一些情况。

(一)

一九一九年九月，上海《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由俞颂华主编，其时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第二年第五号中，刊登了瞿秋白的两篇译文，

* 本文作者俞湘文是俞颂华之女，葛思恩是俞颂华之婿。

一篇为托尔斯泰著的《告妇女》，另一篇为《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这是俞颂华与瞿秋白文字之交的开始。

一九二〇年，《晨报》与《时事新报》派遣一批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与苏俄采访。当时两报曾刊登《共同启事》，宣告派遣驻外记者的目的与名单（《启事》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晨报》与十一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接着又各连续刊登了十多次）。《启事》中的名单是：美国特派员陈筑山，英国特派员陈溥贤、刘秉麟，法国特派员刘延陵，德国特派员吴统续，俄国特派员瞿秋白、俞澹庐、李续忠（以下特约通讯员名单略）。名单中的俞澹庐即俞颂华，李续忠即李仲武。从以上名单，可知派往苏俄的记者人数最多。

（二）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俞颂华、瞿秋白、李仲武自北京出发，到车站送行的有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郭绍虞及俞颂华的岳母、女儿等。当时朋友们曾赋诗话别，十月十七日郑振铎、耿济之写了《追寄秋白颂华仲武赴俄》，全文是：

“秋白、颂华、仲武走了。我们送了他们上车以后，感得很不舒服。晚上做了这首诗追寄给他们。

气笛一声声的吹着，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

*

*

*

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我们呢？仍旧是陈旧、黑暗，
更加了孤寂。

*

*

*

松柏依旧青着，秋花依旧笑着。

旧游——几时再续？惜别——谁忍记起！

气笛吹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

*

*

秋风起了，黄叶落了。

西比利亚的草原还青着么？

高加索的寒气已重么？

别离——一日、两日，相隔——千里、万里！

鱼雁呀！你们能把我们的心事带着去么？

*

*

*

气笛吹着，车轮转着，

灰色的国，远了，看不见了！

红光，近了，更近了！

气笛呀！你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瞿菊农写了《送颂华仲武二兄暨秋白赴俄》，共五节，其第一节是：

“回头一看，

悲惨惨的生活，黑沉沉的社会。

你们竟走了；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且看那里究竟怎样？

再回头看看是怎样？”

这两首诗都表达了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

(三)

瞿秋白等三人于十月二十日到哈尔滨，住于道里地段福顺旅馆。其时苏俄内战未息，西伯利亚铁路不通，在哈尔滨耽搁了五十天。他们在哈尔滨即开始采访，写了一些通讯。这些通讯有的不署名，有的单独署名，有的笼统署“秋白等”。但有几篇通讯明确署名，是由瞿秋白、俞颂华合写的。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他们经布尔塞维克党员优亭介绍，和友人廖连雅两次访问了拥有会员一万五千人的中东路沿线俄国会党联合会会长国耳哈阔夫斯克，谈了中东路交还中国、俄日关系、中俄外交等问题。访问后写了一篇《中东路会党领袖之谈话》的“哈尔滨特约通讯”，署名“澹、秋白”（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一、二日《晨报》）。关于中东路问题，通讯中说：“他意思以为中东路当然要归还中国的。不过中国应该切实保证沿路中俄人民的利益。”

十二月八日和九日《晨报》刊登了一篇“俄国特派员通信”——《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署名也是“澹、秋白”。他们三人一起访问了工会联合会会长、“新党”洛拔诺夫，谈了工会的宗旨、组织与工人生活状况等问题。

十二月五日，瞿秋白、俞颂华又合写了一篇通讯《哈尔滨俄侨之舆论》，署名“秋白、澹”，载于十二月十日 and 十一日《晨报》，文中要求中国当局考虑俄侨的意见，注意“亲日的旧党的活动”。

此外，《时事新报》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刊登了通讯《两个有党派关系的俄人对于俄国外交内政矛盾的意见》。这篇通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俞颂华写，第二部分瞿秋白写，因而

也是合写的。

这年十二月十日，他们离开哈尔滨向满洲里进发。途中俞颂华与瞿秋白曾商讨到苏俄后如何采访的问题。据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记载：“途中和领事等谈话外，就和颂华商量调查俄罗斯的方法。新闻记者的责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讯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我个人呢，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

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满洲里，十八日到达新成立的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在此耽搁了十八天，访问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粮食总长葛洛史孟等。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也就是离开赤塔的前一天，他们一起访问了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史诺思赤夸夫。此人在病床上接见他们，回答了他们几天前用书面提出的七个问题，如远东政府对于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远东政府与莫斯科政府的关系、远东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希望等。对于这次访问，他们分别作了报道。

一九三三年，俞颂华在《十二年前旅游苏俄的回想》一文中，曾回忆在赤塔的一些见闻及旅途中与瞿秋白闲谈的情况：“在赤塔的时候，我们碰着一批由欧俄回国的华侨，他们备述欧俄物资缺乏、粮食恐慌的苦况，并且说愈往西行，一切情形愈坏。我们把苦乐置之度外，所以听了他们的话，并不觉得气馁。瞿君秋白当时还向我讲佛理及佛教的唯心论。其时我对于佛理，毫无兴味，故他所讲的无异对牛弹琴！后来我们到了伊尔库次克，我因畏寒不曾下车，而秋白和仲武却游兴甚浓，都下车走了许多路。”

(四)

他们一行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抵莫斯科，在莫斯科广泛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有些重大新闻，还发了专电。如二月二十六日访问了外交委员会的克拉察，三月七日访问了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查尔斯基，都发了专电。一九二一年三月苏共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他们于三月十九日发了专电，署名“驻莫斯科特派员佳”（载三月三十一日《晨报》），其中报道苏共十大讨论了“国家应如何设法，使农民余剩之米麦运入城中。……决定对于此种余剩之米麦，应由政府科以特别税。”这一报道使国内读者及时了解了苏俄的重大政策转变。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俞颂华乘车离莫斯科去柏林，瞿秋白、李仲武均到车站送行。其时瞿秋白已患肺病，而苏联冬季酷寒，故俞颂华离苏前，将被褥、皮衣等赠给了瞿秋白，到柏林后，在经济上也支援过瞿秋白。

俞颂华到柏林后，任《晨报》、《时事新报》驻柏林记者，直到一九二四年回国。在柏林期间，俞颂华与瞿秋白时常通信，有时还把瞿秋白来信的内容加以报道。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俞颂华写了一篇“柏林通信”，题为《莫斯科最近之实况》（载十二月三十一日《晨报》），内容完全根据瞿秋白的来信，并在通信的开端作了说明：“我在柏林，新近接到我朋友瞿秋白君从莫斯科十月里来的一封信，叙及最近莫斯科的情形，他信上说，他曾做过二三十封通信，寄本报与《时事新报》，报告俄国经济政策改变后种种新问题，我恐怕他的通信到得很迟，或者我这封信比他二三十封通信先到，故把

他信中所说，节其要点记在后面，俾读者诸君早些知道那边实际生活之一斑。”

这篇通信不长，发表时的副题是：《经济政策改变之新问题——国家仅掌大工业——小工业为私人企业家——实行减政与自由贸易——街市上商店都已开张——职员及工人之衣食住改由协作社分配——生活费昂贵异常——每月须四五万卢布——我国与俄国的关系》。从这些副题可知瞿秋白来信的主要内容。

(五)

访苏期间，瞿秋白写了许多通讯，俞颂华则主要在访苏结束时，写了长篇通讯《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九月），在《晨报》连载了三十多期。此外，俞颂华到柏林后的第二天，还写了一篇《俄国旅程琐记》（载九月六日至十五日《晨报》及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时事新报》）。这篇通讯也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合写的，全文分两部分，前面记述了俞颂华从莫斯科到柏林的旅途情况，后面则补叙了从赤塔到莫斯科的旅程。这后一部分俞颂华没有写自己的见闻，而是节录了瞿秋白写的一篇《自赤塔至莫斯科见闻记》。为此，俞颂华在通信中作了说明：“我从中国到莫斯科，有瞿秋白、李仲武两君作伴。我从莫斯科到柏林，一个人单独旅行。我们从赤塔到莫斯科一路的见闻，至今还未报告。如今我将秋白所做的而没有发表的一篇《自赤塔至莫斯科见闻记》节录于后，以便国人知道我们一些经过西伯利亚的情况。”

俞颂华的访苏通信，后由《晨报》出版（《晨报丛书》第二十一一种），书名《游记第二集》，其中包括俞颂华的通信与文章四篇——《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俄国旅程琐记》、《劳农俄国之观察》及《俄

国之再造问题》。此外还有瞿秋白的通讯两篇——《自赤塔至莫斯科见闻记》及《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这书出版后曾风行一时，到一九二四年九月，已发行第四版，使广大读者了解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许多真实情况。

一九三二年七月《申报月刊》创刊，俞颂华任主编。一九三三年五月，俞颂华还主编出版了申报月刊社丛书之一的《苏联研究》，除《编者序言》外，他还写了《十二年前旅游苏俄的回想》一文。在该文“七、同伴的离散”一节中，俞颂华追叙了在访苏期间与瞿秋白建立的深厚友情，其中说：“仲武和秋白二君，我本来是不相识的。这回却因一同游俄甘苦与共，彼此互助的缘故，情谊颇厚。当我们离别的时候，大家都有依依不舍的情绪。他们送我到车站，待车开了之后，才回去。后来我回国后，仲武曾在沪上晤见一次，……秋白则后来从未曾见过。有人说他为患肺病已去世了。我虽未敢深信，但我确知道他是有肺病的。我离俄时秋白尚表示相信唯心主义，不很相信唯物史观。后来他怎样信仰唯物史观，加入共产党，我全然不知道。假如我能遇到他，一定要和他叙叙离情别绪，问他一个究竟。不过倘使 he 已病故，则民国十年初夏在莫斯科车站上和他的一别，就是永诀，这岂是当年意料所及哉！”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在报刊上提到瞿秋白的名字，就是冒风险的事，当然不能畅所欲言。但文中提到“情谊颇厚”、“依依不舍”、“叙叙离情别绪”等，仍表达了对瞿秋白深切的怀念之情。该文发表后，一九三四年一月瞿秋白离沪赴苏区前，为了躲避敌人搜捕，据说曾在俞颂华家中住过。

记上海地下党创办的特殊商行

吴雪之 项克方 麦文澜 缪蔚君

抗日战争中期，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在上海先后采取商行的形式，开设协鑫号和协泰行，作为筹集经费的机构，同时掩护地下工作。我们曾亲身参与，虽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协鑫号的创建

一九四一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刘晓、刘长胜同志为领导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提出“最好的秘密乃是公开”的策略，决定建立一个商行，以经商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当时规定商行的主要任务是：(1)用党中央拨给江苏省委的一笔专用款为资本，经营商业，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保证这笔专款不贬值；(2)争取业务发展，创造利润，为地下党解决无职业同志的生活开支和其他活动经费；(3)掩护部分在沪的地下党领导同志；(4)锻炼和培养一批党的经济工作干部。

这年春夏间，刘晓、刘长胜同志指示吴雪之和缪蔚君、麦文澜筹建商行，命名为“协鑫号”。当时吴雪之是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会委员，曾在党领导的广大华行当过业务主任；缪蔚君是绸布业地下

党支部书记；麦文澜是英商卜内门洋行的翻译，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经商知识，隐蔽条件也比较好。

吴雪之通过同乡同学陆铁华的关系，借北山西路德安里朱述喜、孙祖勃的住所，进行筹建工作。

当时的上海，是日伪势力和官僚、买办、封建帮会、地痞流氓等盘踞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商行没有后台是无法站住脚的，就连进点货，也得找关系。麦文澜熟悉卜内门洋行在各地的分行经理，又得到该行买办、上海化工原料业的权威人士周庆恩的信任。周知道麦文澜要开店做生意，需要进货，便同意支持，还安排吴雪之加入上海化工原料公会。这样，协鑫号总算在公会里挂上号，在上海商场中立住脚跟。

商行虽挂了牌，但要多赚钱却十分困难，因此刘晓同志布置吴雪之随同龚饮冰同志(公开身份是湘绣绸缎庄老板)去香港，将党存在香港的二十几万港币购进货物，转移上海。吴到港后，通过麦文澜胞弟麦文涛的关系采购到一批货物。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屡遭日机轰炸，港沪间交通阻断。吴在困境中得到党组织，特别是刘少文同志夫妇的关怀和帮助，终于排除险阻，将购得的物资迅速脱手，把货款和资金如数交还给当地党组织。

二、协泰行的成立和发展

一九四二年党组织决定将协鑫号扩充为“协泰行”。是年春夏之交，以刘晓同志的化名刘靖的名义，用一万六千元法币购进一幢三层楼的住宅(现襄阳北路四十七弄十六号)着手扩建工作。首先购进少量化肥，在嘉定县南翔地区试销，成功后立即在南翔镇筹设分行，同时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吸收投资，合股经营。当时组织上有